

<<怒江 澜沧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怒江 澜沧江>>

13位ISBN编号：9787536052819

10位ISBN编号：7536052812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花城出版社

作者：熊育群

页数：175

字数：1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怒江 澜沧江>>

### 内容概要

怒江又叫潞江，发源于青海和西藏交界的唐古拉山口附近，上游自河源到洛隆县的嘉玉桥称那曲，它深入高原内部，向东南流经平浅谷地，河床坡度较小，水面较宽，流速不大。

怒江在中国境内长约2013公里，流域面积达12.48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出国境的水量比黄河入海水量还多。

澜沧江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的北麓，上游叫扎曲，向东南流至昌都后进入横断山脉，从而奔流在他念他翁—怒山和宁静山—云岭之间。

河源至昌都为上游，其特点与怒江上游相似。

昌都以下称为澜沧江。

澜沧江在我国境内长2153公里，流域面积为16.14万平方公里，流出国境的水量也大大超过了黄河的入海水量。

本书为作者的亲身游历创作《怒江澜沧江给我一双目光》。

## <<怒江 澜沧江>>

### 作者简介

熊育群，1962年端午生于湖南汨罗，1983年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从事过建筑设计、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与发行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羊城晚报高级编辑、一级作家。

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全国各报刊及选集，获过冰心文学奖、全国报纸副刊年赛奖、优秀作品奖等多种奖项。

出版诗集《三只眼睛》，散文集《随花而起》、《灵地西藏》，长篇作品《西藏的感动》、《走不完的西藏》，艺术大师对话集《一直在奔跑》。

<<怒江 澜沧江>>

书籍目录

上行线 怒江 西北偏西 第一章 怒江的方式 早晨 神灵 美女 黄昏 神父 第二章  
知子罗下行线 澜沧江 西北偏北 第三章 穷越横断山脉 高山峡谷里的生活 一座见证历史的古  
老哨卡 芒康飘扬在黑夜里的情歌 第四章 谜一样的盐井 从溜索上滑过大塌方 马蹄踏响  
的茶马古道 大峡谷深处的盐田 下盐井充满迷人情调的边镇 第五章 滇西北偏北 走近红  
土地 雨夜穿行在澜沧江上 滇西北的崇山峻岭 不得不扔了那双胶鞋 夜闯碧塔海 沼  
泽地上的泥人 原始丛林升起的篝火 森林里突然一声巨啸 第六章 泸沽湖的神话 走进女  
儿国 维系母氏社会的阿注婚姻 现代生活带来的烦恼 摩梭寻根问祖的民族 百年老屋里的  
地尔家族 火边跳不完的锅庄舞 第七章 大理神秘日常事物

## &lt;&lt;怒江 澜沧江&gt;&gt;

## 章节摘录

插图：早晨感觉早晨像个物体，是因为一个傈僳族老人。  
他坐在怒江边，安静、悠然，像北方男人坐在自己的炕头上。  
他坐在早晨，早晨不再是一个时间，早晨是个物体，他坐在上面，早晨就属于他了，一块苞谷地一样属于他了。  
从他身上感觉出的早晨，那么宁静，是一个只属于他个人的时光。  
怒江刚才还那么野性，老人出现了，它就成了驯化的野马群，没有了荒滩野地的暴戾。  
老人身边，一来一往两条溜索，如长蛇爬上一处有七级台阶的岩石，然后箭一样射向了对岸。  
不到江心它就消失了——因为江面太宽，人的视力不济。  
怒江很低，山坡公路下，像一条被困的巨龙。  
老人并不在意它，尽管江水怒吼。  
对于我的突然到来，老人给了一个回头。  
一双深邃苍劲的眼睛露出锐利的光，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迷茫。  
他是一只老了的苍鹰，懒懒地收敛了自己的翅膀。  
转回头去，他就忽略了我的存在。  
他身体的各个部位甚至动都没有动。  
傈僳人不会走到岸边来看怒江。  
他们彼此靠近，只有轻缓又悠闲的脚步。  
彼此能从脚步声感觉到各自的心事、性情。  
从小车里出来，然后站在江边望一望，这是外来者才有的方式。  
我觉得这一瞬间看见了老人的一生——他在怒江边生活，如同一棵漆树，从出生到衰老，一生被他过得那么漫长，怒江已等同于整个世界了。  
梵高当年画《吃土豆的人》、罗中立画《父亲》也一定是这个感觉——那一瞥有人一生的命运。  
对岸一个人影向我飞了过来。  
那铁制的滑轮在钢缆上“吱——吱——”直响。  
整个世界都随着他在飞。  
我和岸上的石头、树木向他扑来。  
眨眼间他由一个黑色的人影变成了一个穿着红色运动衫上衣、米色裤子的中年男人。  
快到岸时他的速度慢了下来，甚至停下来了，我们彼此都确定了一个位置。  
尽管我没有动，因为有人动了，世界都在动荡中。  
他右手扶住滑轮，左手攀着钢缆，一节一节把自己拉到了岸上。  
这是钢缆下坠造成的。  
中年男子不慌不忙一边从钢缆上取下自己带着的滑轮和吊绳，一边笑着问我要不要试一试。  
这是一种以死亡作背景的游戏，落人江水里人是很难生还的。  
像人向死而生一样，长期的熟视无睹，死亡的威胁就成了日常生活的部分。  
我在考虑他这个早晨的举动有什么含义——从一个功利主义社会引申出来的含义。  
他一个人两手空空，裤脚挽得高高，趿着一双泡沫塑料拖鞋，笑容里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从从容容，像在玩溜索。  
我不相信他只是好玩才过江的，我想他过江来要么做买卖，办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么至少也是来吃个早餐、走个亲戚。  
他说是看朋友。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正经事情。  
一大早就想不出有什么事情可做，生命只是用来享受时间的，还有时间中萌生的情谊。  
在湍急的流水上，人的生活从容淡定地展开。  
流水并不能暗示什么。  
面对怒江，面对怒江上的老人和中年男子，我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车时，身体仿佛获得了

## &lt;&lt;怒江 澜沧江&gt;&gt;

解放，肢体放松了，坐姿改变了。

一株温室里的植物，回到了广袤的田野。

回车的路上，一个傣傣少女正在上厕所。

她上的厕所就在大路边，对着公路的一面没有任何遮挡。

她在我经过的这段时间里小解完，站起身来，系好裤子，视我如无物。

她同样很平静，在江水喧腾的背景下，甚至只有我感到了害羞。

而随后我对着穿民族服装的傣傣人拍照时，他们无一例外全都躲避着镜头，是一种害怕还是一种害羞、一种禁忌？

像传说的害怕灵魂被摄走？

厕所是属于城市的（对于贫困的怒江，照相机也是属于城市的），生活在怒江大峡谷里的人，哪里蹲下哪里就是厕所。

这种身体的开放，是与自然谐和的。

身体的开放对应于对身体的态度与禁忌。

怒江人对身体的态度与禁忌质朴、自然、开放，性以及伦理观念都出自人的本性。

早晨的阳光在陡峭的山坡如退潮的洪水，层层进入谷底。

飞石滚过公路提示着无限的偶然。

生死也在偶然之中。

两栋稻草房出现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像心情一瞬间的悸动。

这时，一个人背着柴捆爬坡，那木柴捆是那样巨大，从人的臀部到肩部，再升到头顶，直爬到头顶上的天空。

人显得那么的小。

头顶上正是那两栋稻草房。

这是一组非常原始的图景：那稻草房只有树枝支撑着，它被木桩架空在坡地之上；而大根的木条又压在人的背上。

没有一样东西是与工业化的现实世界相关联的，没有一样不直接来自于土地。

我的兴奋会来自于这种原始吗？

或者是因为我渴望见到这样原始的景象？

这更应该是一种时间的呈现，古老的时空再现。

在人类没有出现现代科技之前的那些原始的世纪，生活没有遭遇到物质的入侵与改造，人只得与自然相依为命，只得对大自然顶礼膜拜。

那个人站立喘息，大口呼吸的仍然是植物散发出来的浓烈的芳香、土地在阳光下吐故纳新的地气。

我似乎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空。

爬上山坡，走近茅草房，那个背柴的人也在我站在地坪时从另一个方向进入地坪。

我这才发现她是位少女，白皙的皮肤，文静的性情。

她的目光善良、明澈而含蓄。

她的黑色衣服是一套运动衫，这是现代工业制成品。

稻草房里显然是她的父亲母亲，她父亲戴着一副老花眼镜。

这也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那张黧黑的脸充满了慈祥，他也是那样平静地看着我，没有一句话，表情亲切却没有笑容。

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正在搓着一根草绳，手里的活儿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干起来了。

对这一家人，有什么东西会突然出现又迅即消失呢，是天空中的云朵和站立的我。

他们贫匮得难以想象，但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却一派安详、宁静。

在他们面前，我感觉到自己病态的猎奇，我并没有现代人的优越感。

他们的生活有一种我所见不到的阳光。

他们有最自然的不被扭曲不被伤害的感情，他们依人的本能与本性生活，不依赖于理智，一切都在直觉的范围内行动，这样的生存至少在精神上是接近幸福真义的。

柏格森说理智是人类的一大不幸。

## &lt;&lt;怒江 澜沧江&gt;&gt;

都市人的压抑、迷惘，是不是与他们活得太理智有关呢？

工于心计与坦荡自然，真正快乐的永远是后者。

怒江人的生活似乎从另一面证明着柏格森这一理论的深义。

神灵听人说“尼”这个词时，我正在腊竹底村阿娜家。

我坐在一个灶房里，房里有泥石砌的灶和地上的火塘，吃饭的地方就挨着火塘，一根铁杆从房顶吊下来，勾着一口铁锅，下面有一个铁的大三脚架，三脚架下是噼啪烧着的树枝和炭。

铁锅里的肉香飘满了大灶房。

很多人家没有泥石砌的灶，阿娜家是村里殷实的人家。

她家砌了泥石灶仍然还留着火塘，因为火塘里面居住着达卓庞，它是家里的保护神。

火塘里的火是长年不熄的，火塘不能丢进污秽的东西。

下午跟阿娜一起做完礼拜，又去村里看了百岁老人阿雅，然后我们一起回到阿娜家里吃晚饭。

地坪里，阿娜的弟弟跟他的朋友打了一天的牌。

喝空的啤酒瓶堆了一地。

一家人忙着给他们弄吃的，一道道菜上到牌桌旁。

他们真诚、快乐、幸福，像亲兄弟。

每个礼拜天大家轮流做东，从县城上帕拿回的工资差不多就花在吃喝上了，他们很享受自己劳动的收获。

她的父母用傣傣话交谈着，他们为我杀了一只鸡，用漆树籽榨成的漆油炖了。

又从一个大的瓷盆里给我倒上了大碗的杵酒。

这种酒是由玉米糝、小米做的甜白酒。

酒糟与酒混在一起，酒要用瓢滤出来。

阿娜的母亲对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念到了“尼”，因为她杀了一只鸡，她要为这只鸡的灵魂“尼”说些抚慰的话。

傣傣语称神灵为“尼”。

黄昏迷朦的空气里，似乎有无数的尼在飘浮着。

这是人眼无法看见的东西。

只有村里的尼扒（巫师）尼玛（巫婆）才看得见，他们让人把双手合拢在纸上，念过咒语，对着手和纸喷一口酒，尼在纸上可以显出行迹。

傣傣人敬畏和崇拜的尼有30多种。

人和动物、植物都有自己的尼，所有生命都是同根生的兄弟，在轮回的时光里，你今生是人，来世也许是蜂是花是树。

生命可以死，但灵魂不死，它在不同生命之间轮回转换。

因此，傣傣人对自然界所有的生命都充满着敬畏。

死对于傣傣人来说，不是十分悲伤的事。

有的人称自己是虎的后代，有的称自己是蜜蜂的后代，也有称自己是养的后代、竹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既有动物也有植物。

阿娜的父亲到屋外取水。

水是从碧罗雪山流下来的，从一根竹管流到了家门口。

他用碗盛了少量杵酒，泼向那股汨汨流淌的山泉，口里念着祭水神的话，我听到了他口里说着的“尼”，说到这个词他充满了神秘和畏惧的感情。

他在感谢水神赐给他水。

桶里的水接满了，他的祷词也念完了。

水从哗哗的响声又恢复到了它永远汨汨的流淌声。

这流淌声在暮色里似乎变得喑哑隐秘了。

这个漫长的下午，我在喃喃的对神的吟颂中度过。

我与阿娜去了娃底村扒吉古教堂。

二千多年前在耶路撒冷出现的一幕，在福贡县上帕镇娃底村扒吉古教堂重现。

## &lt;&lt;怒江 澜沧江&gt;&gt;

傣人聚集在一起吟咏《圣经》。

一部《圣经》，与希腊、罗马，与二千多年前的公元纪年，一起抵达了这个被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深锁的峡谷。

在道教、儒教也没能越过的重重山岭，天主教、基督教却通过神父的双脚，在一百年前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了怒江两岸。

在这之前，只有藏传佛教在西藏喇嘛们摇动的转经筒下沿着峡谷的茶马古道，传到了这一地区。

二千年来，西方追寻着世界的起源，东方寻求着对于世界的解释。

西方有了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东方探索出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和政治学说。

一神论统一了西方世界。

而东方之神却像花草一样繁杂。

而今，天主教、基督教抵达了东方，进入了最隐秘的大峡谷。

扒吉古教堂就在怒江岸边的一块平缓的山坡地上。

这天下午，看不到太阳，却有稀薄的阳光。

三四点钟的光景，太阳就走到了高黎贡山的另一面去了。

那边是缅甸。

高黎贡山在一片蓝色中变得幽深。

而在这并不宽阔的江滩上，田埂上出现了穿着鲜艳服装的人，人数最多的是妇女，也有男人、小孩。

他们走在种着水稻、草莓、青菜的土地上，田埂让他们自然地排成了一队，他们放开膀子走着，走得急急忙忙，像赴一个重要的约会。

这是每周都要上演的一幕。

傣人丢开农活和家务，穿上干净的民族服装，打理好一种心情，就走出家门，去与虚空里的神灵对话。

我跟着他们走在田埂上，土地高低错落。

踩着繁盛娇嫩的青草，春天的风充盈着水汽，植物的气味在一股股风里清新而厚实。

一栋大坡屋顶的房子出现在田地里，山墙屋脊上立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架。

大门还紧闭着，男男女女在地坪上坐了一片。

他们有的在交谈，做完礼拜后，教徒走出教堂，又各自回到家中。

更多人在默默等待。

我爬上山坡，俯瞰着正在他们背后奔腾的怒江，那些从怒江上诞生的神灵还会让他们感到敬畏吗？

教堂前只有一张台，圆弧形的桌面。

一个年轻的牧师上去先念了一段《圣经》，解释完大意后，他带着面的教徒一起念。

他念一句，大家跟一句。

除了诵经声，教堂里没有一丝杂音。

每个人全神投入，心无异念。

接着唱圣诗。

还是那个年轻牧师起了个音，大家随着他手中的节拍唱了起来。

男女自然分成左右两边，男人们很多最后才赶到。

傣语的和声，浑厚、温暖，像阳光穿透了教堂空间。

一个穿灰色碎花上衣的年轻妇女，她背上红色布袋里背着一个小男孩，她歌唱的时候，那张疲乏的脸庞立即焕发出一种神采，她背上的小孩也不动弹了，睁着的大眼睛像在沉思。

最后上台领诵的是个老人，他当过福贡县县长。

在漫长的诵经声中，我体验了西方教堂里同样的肃穆与神圣。

在上帝来到怒江之前，傣人的上帝是天神“加尼”，加尼是万物的总主，是它创造了世界；山神“密斯尼”仅次于天神，是天神的使者，主宰着自然万物之神灵，可比天主教的天神“加弥尔”。

与西方创世纪相比，傣人的天神创造世界用了九十九个昼夜，也同样有一次淹没世界的大洪水，最后只有兄妹两人幸存……一神论的天主教、基督教是否让大峡谷里树叶一样多的“尼”开始变得面容模糊了呢？



## <<怒江 澜沧江>>

天主教、基督教认为，人才具有灵魂，动物只有生魂。

一个泛神论的世界每一棵树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充满灵性的生命如果不能再赋予树木花草，怒江还会神秘吗？

阿娜幽幽地跟我说，信教的人不准年轻人按傣傣人的习俗办婚礼，她很久没听到动情的对歌、赛歌，也很久没尽情地跳一回锅庄了。

青年要进教堂举行西式婚礼。

按自己民族的婚俗办喜事，会受到教堂的歧视，再也不准进教堂。

在阿娜的叹息声里，大峡谷的寂寞似乎更深了。

围绕阿娜家的是一个小菜园，园子一扇小柴扉连着一一条窄窄的石板路，一路沿台阶走下去，就是黄色的怒江。

阿娜家是砖石砌的房屋，村里人住的都是干脚落地房，干栏式竹木结构，由木条搭起房架，木板和篾笆铺成楼面，四周围以篾笆。

屋顶用的是油毛毡。

去年的一场大雪，许多房子被积雪压垮了，政府救灾时每户发了油毛毡，原来盖的茅草就不用了。

我穿过一栋栋沿坡地而建的竹木屋，想在天黑前，亲近一下怒江。

在一块大石头上站稳脚跟，我弯下腰伸出右臂，手指终于摸到了怒江的水。

水温不算太低。

江中融化的雪水不多了，江水大都是沿途峡谷里奔涌汇合的雨水。

五月的大峡谷，到处是飞瀑。

江面被视线压得低了，浪的起伏从水中消失，只有扑面的水汽，似乎闻得到西藏的味道。

那是我七年前走过的地方，在上游八宿、左贡，怒江像条浑浊的不透明的玉色飘带，颤栗不宁；四面狰狞高山不见一棵绿树。

<<怒江 澜沧江>>

编辑推荐

《怒江 澜沧江:给我一双目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怒江 澜沧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